



葛 青 云 著

筆 簫 盟

下集

笔 箫 盟

诸葛青云 著

下

四川美术出版社

1988年 成都

封面设计：刘晓钟

笔 箫 盟

谒葛青云 著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21

字数450千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0册

ISBN 7-5410-0253-4/I·2

定价：5.40元（上、下册）

第十章 梅雪奇冤

隆冬，岁末，灵台山西南方的陇西。位于祁连山之阴，渭水之阳，有一处非常隐秘而奇特的所在。沾地百里，四面随绝，当中凸起，高约七里许，一条羊肠小道，曲折而上，一路须经三六个回旋，方能到达绝顶。这时，时约午牌，小径雪铺如银，两条身形正沿着银带，旋回而上。走在前面的，是一位慈眉善目，须发皆白，背背一只青布行囊的佝偻老人，后面跟着的，是一位身穿黑长袍，手提长方书籍，五官英挺，双目奕奕有神的俊美少年。一个时辰之后，老少二人到达峰顶，少年目光至处，不由轻轻一嗅，微感吃惊地偏脸向老人问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你道怎么了？原来峰顶一湖清平如镜，湖边绿草如茵，柳丝细细，置身其境，恍若到了‘映水轻苔犹隐绿，缘提弱柳未舒黄’的早春‘芳林苑’。”

老人舒了口气，漫声道：“这儿么？仇池！”仇池？武维之觉得有点耳熟，急切间却又想不起来。老人瞥了他一眼，微显不悦地接着说道：“西晋平西将军杨飞龙所住的地方。”

武维之嗅了一声，老人却哼了一声，又道：“维之，你书都念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武维之脸一红，忙道：“维之忘了——”

老人益发不悦地道：“过目即忘跟不念有什么分别？”

武维之吐吐舌头，双颊火热，师父责备得一点不错，除了惭愧，尚有何话可说？老人词色虽严，但在训了一句之后，即未再说什么，这时二人正沿湖堤走向柳丛中的一座茅屋。武维之低头跟在后面，及达茅屋，他忽听前面一个沙哑的喉咙，跟另一个尖锐刺耳的喉咙，齐声恭敬地喊道：“卧龙老人，您好——”武维之闻声抬头一望，猛然呆住了。但见前方不远站着两人。两人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高个子瘦得象根麻杆儿，吊眉，垂眼，鹰鼻，长发披肩，双目如电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肉。矮个子身高不满四尺，又肥又白，嘴巴象个一字，鼻子塌得一无所有，双眼小而圆，象白米饼上两颗发光的豆子，身穿白麻衣，活似一位孝子。二人是谁？一点不错，大名府黑白双无常！黑白双无常向老人躬身致敬，礼毕抬头，目光正好跟武维之的目光相接，武维之一呆，黑白无常也是双双一怔。黑无常用手一指，尖声嚷道：“看到没有，老白？”白无常慢条斯理地嗯了一声，同时点了点头。黑无常朝老人迅速地偷瞥了一眼，揪着长发自语道：

“说实在的，老白，咱事先可一点也没想到他是卧龙老前辈的门下——”口里说着，又瞥了老人一眼，言下似甚不安。

老人正有意无意地眺望着湖水，好似全没注意，这时，白无常干咳了一声，慢吞吞地摆着脑袋答道：“咱也很感意外。”

黑无常哦了一声，忽然非常快活地道：“什么，老白，你事先也没有想到？”

白无常摇摇头，黑无常尖声笑道：“原来你老白也没想

到，快慰，快慰！”

武维之见了这对宝，本是一肚子火，现在却又几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他迅付道：“听他们口气，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师父的真正身分？那他们怎会等在这里的呢？他同时也觉得，那根玉杖虽落入他们二人之手，但他可没有理由怪罪他们二人，有机会找我那个什么八指天王偷，才是正理，而且二人对自己表现得相当亲切而和善，想必师父又弄了什么玄虚。”他这样一想，立即面带笑容地向二人点点头道：“又与黑白双侠相见，真是非常荣幸。”

这一声‘黑白双侠’，直喊得黑无常立即眉飞色舞，他睨视着白无常，以一种十分快活的声调，笑着道：“老白，你看这位少侠多好风度？”

白无常受用地双目一合，圈着脑袋道：“不愧是异人门下——”

黑无常忽然尖声一叹，感慨地道：“卧龙贤师徒对咱门的礼遇，只要能让那位目中无人的一品箫亲眼看到一次，咱老黑可以马上去死！”

白无常立即接口道：“所以咱们更应该听卧龙老人的吩咐。”

这时，老人轻咳了一声，二人立即住口。老人先朝黑白无常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双侠请便，一品箫的事，咱们改天详谈如何？”

黑白无常连声道好，双双一躬，同时转身向不远处的另一幢茅屋走去。眼见二人远了，老人这才向武维之招招手道：“走，咱们先进屋去吃点东西。”

饭后，师徒沿着湖边向前漫步，冬日午后的阳光透着些

微暖意，老人有时望望天，有时望望湖水，好似追忆着一些古老的往事。

走了片刻，武维之终于忍耐不住地问道：“师父，他们两个怎么也会来到这里的呢？”

老人眼望远处，边行边说道：“唉，这对宝贝，可气可笑亦复可怜，他们为了找你父亲，已差不多花去十年光阴，两年前，他们向师父纠缠，弄得师父穷于应付，师父毁去王屋山石室，一半是为了风云帮，一半也就是为了令他们两个死心。前几天，师父见他们从灵台山内出来，忽然心想，他们也许已从人老那儿得到你父亲的下落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去送死，委实于心不忍，而且你父亲当年因为年轻气傲，多少也有点不对，所以，师父无法不管，便蓦然现身，并存心露了一手——”

武维之有趣地笑着岔道：“请师父把当时的情形说得详细些好不好？”

老人瞥了他一眼，轻哼一声，继续说道：“师父装做没见到他们，以一式昆仑派的‘春燕剪柳’，自峰腰飘然落地，他二人猛喊一声‘好’！师父故意回头失惊地道：‘啊啊，两位不是名震武林的黑白双侠么？幸会幸会！’”

武维之噢嗤一声，老人也微微笑了一笑。“他二人听了好不快活，黑无常忙拱手道：‘恕在下兄弟眼拙，老前辈如何称呼？’师父说：‘老夫隐居埋名四十多年，以前人喊卧龙先生！’黑无常忙道：‘噢噢，原来是卧龙老前辈！’”

武维之笑道：“一句隐居四十多年吓坏他们了。”

老人也笑道：“武林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卧龙、卧虎，真是天知道。”

武维之忽然掩口低声笑道：“维之以前一直不敢对人扯谎——”

老人随口应道：“权宜应变，无伤大雅。”目光一溜，蓦地笑喝道：“好小子，又想掌嘴了么？”手掌虚扬，武维之早溜出二丈开外，老人仰首望天道：“落得清静——”武维之一听大急，忙跑回抱住老人手臂苦苦哀求，好半天，老人始心满意足地瞥了爱徒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师父说：‘岂敢，岂敢！’黑无常又道：‘卧龙老前辈此来贵干？’师父说：‘找劣徒！’”说着一笑顿住。

“‘好’师父！”武维之扮了个鬼脸道：“快说下去嘛？”

老人板脸哼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师父说着，忙又加了两句道：‘他去了灵台山内！’黑无常不在意地说道：‘见人老么？’师父说：‘是的，打听一品箫的下落。’黑无常跳了起来道：‘什么——？’师父重复了一句：‘打听一品箫的下落！’黑无常迫不及待地道：‘为了什么？’师父故意叹道：‘一言难尽！’黑无常脱口道：‘咱们兄弟也正要去找一品箫！’师父哦道：‘咱们一块儿去找他如何？’黑无常有点犹疑，师父忙又道：‘双侠请先去陇西仇池稍候，老朽七天之内必携小徒前往去与两位会合。’一对宝贝，大概自知前途困难重重，有了师父这等帮手恰也大佳，是以在略事计议之后，也就欣然同意——”

武维之皱眉问道：“师父明天如何处置呢？”

老人想了一下，叹道：“如任由他们两个往风云帮闯，十九白送，师父明天准备先向他们说明利害，然后劝他们去参加少林寺来年元宵召集的临时大会，跟各派一致行动，先对

付了风云帮，然后再找一品箫清结私人恩怨。”

武维之心念潮涌，感到有很多很多的话要问，但是思绪一阵挤扎，立即十分紊乱，挣了好半天，始问得这么一句：“师父怎会无巧不巧地也到了灵台的呢？”

老人两眼一瞪，道：“巧？什么叫巧？”武维之一怔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老人轻轻一叹，双目微合说道：“唉唉，孩子，当你往终南赶时，师父正好自终南出来，而自遇见了你之后，一直到现在，师父那一天离开过你？”武维之蓦啊一声，几乎跳了起来。在蓝田发现你时，你正病得很厉害，想现身，恰好雪娘母女赶到，于是师父隐于一角，目送她们母女进了你的卧房，完全放下心来，连你往风云帮分坛里面闯，师父也阻拦，因为师父知道有雪娘母女在，你准太平无事。”

武维之忙问道：“雪娘母女也没发现师父？”

老人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轻轻一叹，接着说道：“师父这样做，有好几种原因，一方面，师父想养成你独立应付局面的能力，而另一方面，师父也想借此机会於暗中考验考验你的品格与胆识。”武维之听得心神一凛，老人继续说道：不过这样一来，师父却也遭到了不少困难，譬如说，天山蓝凤那女娃儿，她为了你对别人的一句诺言，竟然不顾艰险地只身远投穷荒，师父就想不出更好的对策，不知道是拦住她好，抑或是听她去好？”

听至此处，武维之双颊不禁一热，心头同时微微一酸，顾不得羞赧，嗫嚅着，连忙低声急急地问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老人微微一叹道：“任她去了。”

武维之急急地低声又道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，师父？”

老人仰脸答道：“鬼愁谷。”

武维之怔道：“鬼愁谷？”

老人轻轻一叹道：“‘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’——读过这两句诗么？”

武维之又是一怔，老人接说道：“鬼愁谷就在无定河之滨！”

武维之不由得失声低呼道：“那么远？能保来回平安么？”

老人摇摇头道：“很难说。”

武维之着急地道：“难说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人轻轻叹道：“以前也听说有人去过，但没听说有人回来。”

武维之心头猛然一震，颤呼道：“师父，师父——”

老人静静地继续道：“师父可以拦住她，但师父没有那样做，也许师父太忍心了一点，不过，你不能怪师父，就象那女娃儿纵然遭遇不测，也将不会怪你一样。”微微一顿，轻叹着又道：“这种事，一旦发生了，唯一的办法便只有听由命运安排，不能怪师父，不能怪你，不能怪那女娃儿，也不怪紫燕十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，谁也怪不得，要怪，只能怪人类不该有男女之别，人类不该年轻。”老人说着，又是轻轻一叹，默默良久，这才又继续说道：“而师父最大的疏忽，便是在岐山通往灵台的思贤镇上，居然没注意到那该死的‘八指神偷’在你身上做了手脚，说来真是可气亦复可笑。”

武维之忍不住恨恨地道：“总有一天——”

老人连忙摇头道：“不，孩子，你错了，这件事你不应

记恨于心，你要知道，在武林中，他们吃的就是这种饭，他既不知道你的来历，他为什么不能下手？你要抱怨，也只能抱怨你自己的警觉与阅历不够，而且，你可算因祸得福，应该感激他才对，不是吗？否则的话，你除了能从人老处取得一颗南北两极丹之外，你还能得到什么呢？”偏脸一瞥爱徒，怜惜地一叹，又道：“不过，话虽这样说，却也够险的了！”

听到一个‘险’字，武维之忽然忆及一事，忙抬脸问道：“师父，维之忘记问了，师父的终南赴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却没有立即开口，停了一会，始缓缓说道：“是的，孩子，这件事就是你不提出来问，师父早晚也是要告诉你的，不过，现在还得暂缓一下，因为这件事虽然是今后无穷烦恼的一个开始，但它却也同时是另一个迷团的结束，待你说完会见梅娘女侠的经过之后，师父再慢慢从头说给你听，那时你就更容易明白了。”

武维之点点头，随将在止水庵中会见梅娘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，立即忍不住问道：“师父，雪娘女侠要维之去找雪娘，而梅娘居然一下便猜出维之此行系受雪娘女侠之指使，同时武林中又有‘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’的两句谚语，梅娘与雪娘之间，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”老人唔了一声，没有开口。

武维之以为师父没有听清，忙又简略地问了一遍，但是，老人两眼四下乱扫，好似全未在意，欣赏风景不象欣赏风景，直似在寻找什么东西，武维之双眉一皱，正待三度催问时，却忽听老人轻呼道：“愕，就在那边！”身随声起，

人影一闪，业已扑向二丈之外，武维之不禁一愕，头一抬，只见老人远远地朝他招手道：“来这儿，维之。”武维之急步赶了过去。老人手往身前地上一指道：“维之，这是什么东西看得出来么？”

武维之顺着老人手势低头看去，直看横看，看了好半天，竟是愈看愈糊涂，最后脸一抬，皱眉茫然地反问道：

“师父，您，您说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什么东西？”一个坑，一堆石头！”是的，就这么多，一个坑，一堆石头，如要说得清楚些，就是坑很很大，而石头则又焦又黑，石头零乱地堆在坑深里。

老人朝坑内的石头出了一会神，漫声道：“一座药炉——看不出来么？”

武维之又瞥了坑中石堆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唔，很像，石头一块块又黑又焦，好似被火烧过一样。”

老人目不转睛地道：“火烧过是原因之一。”

武维之哦了一声道：“还有什么原因？”

老人举目望天，深沉地道：“另一原因是上面曾经涂过很多的血！”

武维之愕然失声道：“什么？血？”

老人缓缓放落视线，凝视着爱徒，点点头道：“那时候，师父十五岁，比你现在小不了多少。”老人的话，文不对题，答非所问，但神色却是端凝异常，武维之虽是一头雾水，十分茫然，却是未曾遽然动问，只是愕然瞪大眼睛，静听师父继续述说，老人顿了一下，双目微抬，追忆着说道：“那是师父第一次到这里来，师父第二次到这里来的时

候是十三岁，中间隔了十五年，年龄是第一次来时的两倍，这以前，师父一共就只来过这里两次！”

武维之暗忖：来做什么的呢？跟这堆石头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一下子便将话说得那么远呢？我还是一点都听不懂呀！他心里思忖不定，异常发急，但仍未有所表示。

老人两眼望天，好似非常吃力地继续道：“这儿，就是咱们师徒现在站立的地方，师父第一次见到的是一滩鲜红的血，第二次见到的则跟今天差不多，一堆石头，一堆又黑又焦的石头！”

武维之实在忍不住了，脱口问道：“师父两度来此，都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第一次是跟着你师祖，第二次则是师父一个人，第一次是因为你师祖要找一个人，第二次则是师父为了要查证一件公案。”

武维之忙接着问道：“找谁？查证什么公案？”

老人恍似未闻，顿了顿，又继续说道：“今天是第三次，这一次却是什么目的也没有，仅是为了在此歇歇脚，对往事凭吊一番。”

武维之皱皱眉头，又问道：“第一次找的是谁？”

老人仰着脸，静静地道：“要找的是谁么？且听师父说下去吧！”微微一顿，接说道：“你师祖要找的人，那时候，就躺在咱们现在站立的脚下，躺在一堆鲜血之中，一动不动，你师祖迟疑地凝望了片刻，终于发出一声喟叹，拉起师父的手，转身下峰而去——”

武维之不由得脱口问道：“那人已经死了？”

老人苦笑笑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是你师祖一生唯一的——”

件遗憾。”

武维之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老人深沉地道：“应该这样说：“伤得很重，几乎跟死去没有多大两样。”

武维之怔了一下，忽然惊呼道：“难道……难道那人就玉门之狐？”

老人轻轻哼了一声，没有开口，隔了片刻，始又继续说道：“师父跟你师祖一路下峰而去，行至第十七道回弯之处，忽见前面上来了一位年可三旬左右，一表非凡的英俊青年——”

武维之失声一啊，脱口道：“萧尘，无情长者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深深一叹道：“就是他，那个害了别人，但也苦了自己一生的家伙！”武维之默然，老人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当时师祖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你师祖，双方仅相互打量了一眼便即交臂而过，你师祖还庆幸地说：‘这小子来迟一步，够幸运的了——’那想到，一步也不迟，他竟以两颗两极丹延续了一条‘祸根’替武林种下一场无边浩劫！”

武维之一怔，暗忖道：无边浩劫？师父说得太夸张了吧？不是么，那不都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吗？

他疑忖着，却未冒昧发问，只就第二个问题问道：“师父说第二次来此是为了查证一件公案，那又是什么公案呢？”

老人目注爱徒，似有着无穷感慨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话要详说起来，太多，也太长，片片断断，各成一环，而每个环节之间，却又有连带关系，师父一时也不知该从那一段开始好。”微微一顿，轻叹着又道：“你是聪明的孩子，师

父现在准备提纲挈领，将武林中数十年的沧桑变迁，归纳在一段最简短的叙述中说给你听，有些地方难免简略脱卸，那就要靠你自己的理解去整理连贯了。”武维之点点头，老人接着说道：“师父首先要说的，便是十年一届武林大会的由来。今天，武林之中所以会有十年一届的武林大会，年前在北邙落魂崖顶，你已领悟了十之七八，那便是二十多年来，平静的武林中波澜突起，纠纷之多，日甚一日，向居武林中领导地位的少林寺，逐渐由管不胜管而演变至无法再管的地步，于是，少林派广邀天下武林同道，集会北邙落魂崖顶，产生了第一届武林大会。”

武维之忍不住插口问道：“那都是些什么纠纷呢？”

老人慨叹道：“武林中的恩恩怨怨，一向是愈演愈烈，愈结愈深，到了二十年前，已发展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，派派不和，人人自相为敌，如问彼此仇视之原因何在，也许一个个都会瞠目不知所对，这就是俗语所说的‘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’了，因为追根究底，起因却只有一个，非常单纯——”

武维之哦了一声道：“什么起因？”

老人微啜着，沉重地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了南北两极丹！”

武维之一震，大感意外地道：“什么？为了‘南北两极丹’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不胜感慨地叹道：“古人云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。按道理说，南北两极丹出自人老师兄弟，麻烦应该只及于他们师兄弟而止才对。可是，问题就在人老师兄弟不但武学成就高，机智襟怀亦复超人一等，他们师兄弟毫

不迟疑地倾囊散丹，无丹一身轻，灵丹送完，也就无异于遣走一切的烦恼根源。”

武维之听了，有点不解地又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纠纷？”

“两极丹为数虽多，但分配开来，仍不足彻底解决问题，得着的，固属大有人在，没得到的，为数更多，得到的人不一定马上就用，没得到的却可能立有急需，在那种情形之下，你想想看，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？”

武维之不假思索地道：“没得的人当然想向得到的人讨了？”

老人反问道：“试想，被讨的一方会答应么？”

武维之想了一下，迟疑地摇摇头道：“不能说没有，但恐怕不会太多。”

“不错，所以说，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所求不遂，忠厚者，记嫌于心，下焉者，易讨为夺，平静的武林自是要恩怨滋生了。”

武维之才待点头，忽又仰脸问道：“这跟师父查证的公案又有何关？”

老人深深点了一下头，说道：“这就说到了——某年，有一天，你师祖忽然将师父唤到他的面前，手托两颗色泽玄黄，圆润如珠，香气扑鼻的丹丸，淡淡地向师父说：‘公正，这就是外界哄传的‘南北两极丹’，师父发现了疑问，你拿去研究研究，找出答案后再来告诉我。’”

武维之忍不住岔口道：“师祖口中的‘疑问’指什么而言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缓声说道：“你听师父说下去——你师祖

当时就只说了这么多，而师父的心情也就跟你现在所问的一样：疑问？什么疑问？但是师父没有多说。师父知道，本门九代单传，对传人的条件要求得非常苛刻，除了习武进境之外，机智也在要求之列，你师祖不肯明说，显然有意对师父作一次考验’那就是说，一切都要师父自己发掘。”

武维之紧张地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要谈结果未免太早了。”

武维之一笑改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老人脸色一整，继续说道：“师父出来之后，托着两颗‘两极丹’，苦思默想，足足花去一昼夜功夫方始找着一点头绪——”

武维之忙问道：“什么头绪？”

老人目光微亮地道：“两颗不一样！”

武维之哦了一下，又噢了一声，他知道了，一颗是真的，另一颗大概就是玉门之狐的仿制品。

老人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关于不一样的原因，你应该知道。”武维之点点头，老人接着说道：“现在明白这个，自然很简单，但在当时，可就令人大费周章了！譬如说：哪一颗是真的呢？假的那颗来自何人之手呢？也是人老那儿出来的吗？两颗两极丹，形状，大小，以至于香气，都是一样。”

武维之插口道：“本来就只差一味药草嘛。”

老人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唯一的不同之处，便是其中一颗光泽稍黯，相差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微细，师父一方面钦佩你师祖的心细如发，一方面却又止不住怀疑，心想：同为一母所生，尚且有贤智愚劣之不等，一炉丹药百来颗，难道